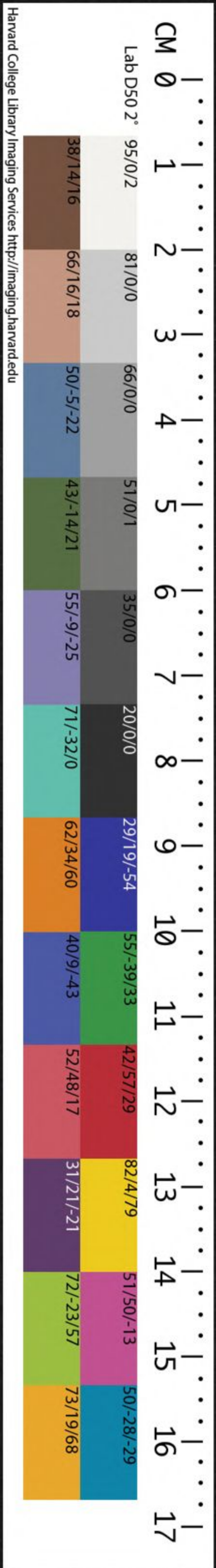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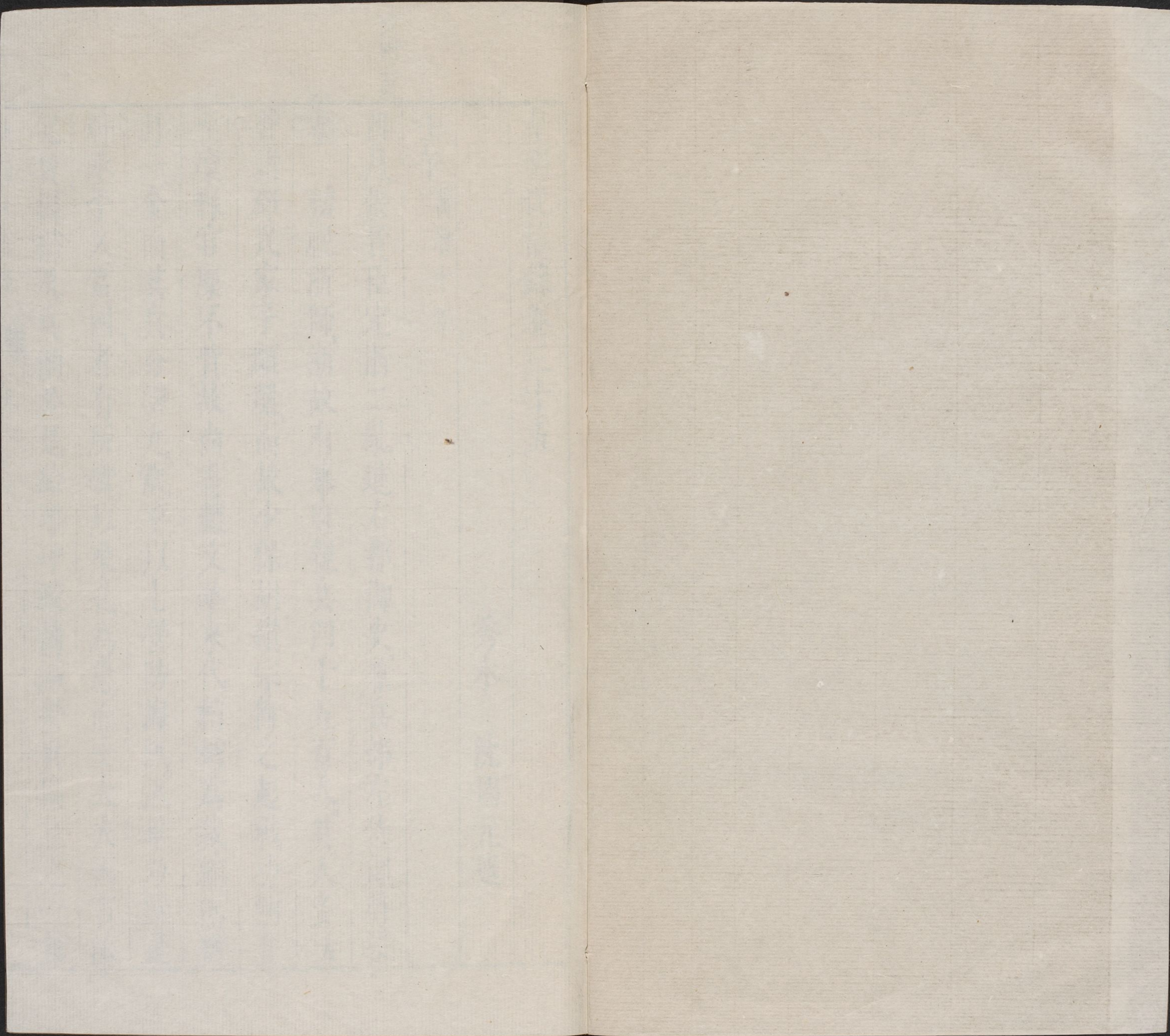


16

2720/701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1 1937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秀水 沈國元述

壬午

萬曆十年

定浙二亂

四月，張貴臣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

奉勅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

蒼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少保胡纘宗倚之起戰功，餉賚

至糜，縣官廩不貲，故尚書趙文華來代，稍稍爲裁縮，然猶

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

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因言汰

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

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于兩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為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顧徐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搆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闌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為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自書股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娖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及兩臺使

者。吾二人寔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謂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異。悞則兵益驕。而他鎮皆脉決。擊振而起。顧獨張貴臣。自令至滇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張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勒還里候勘。張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候代于茗雲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襲。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網漸密。日相厲。以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楸。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

有試驗

亂首

受役。諸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獍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亂志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獍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卽茅靡。且今跨襦褌子。揚揚九衢。徒手飫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呌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獍稍稍動。而會仕卿坐他法。臺使者杖惡緣相奏而囊諸三木。諸大獍遂嗾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役者。相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方與吳代。抵嘉禾。而警至。張問候人曰。

有主張

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張談笑自如。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麗柵樵。揭長竿。裂所掠相衣幟之。哀白刃。而向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張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得情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張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

以亂攻亂  
得要領

與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張怒曰：「臣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游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女死而不使女一飽，女寧無怏怏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女曹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黠魁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卽

着着妙

好作用

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張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之于菜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卽行剽所就俘，纍纍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前已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張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舉行太過，裁脔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五

物情醞釀。鳩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  
 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為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于  
 上。下張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  
 綺。以示褒異。張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變。假他  
 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  
 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餉如  
 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鼓眾  
 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眾以一死蔽若曹。誅姑  
 予我棺殮。給妻子費。眾歛贈贏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索。  
 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張既已廉得

內離

各營倡亂者名。乃命顧監司徐監司輩。建牙誓師。甫嚴而  
 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  
 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詣臺詰之。曰。女  
 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  
 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  
 腆食。而驕于眾。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索。夫復何言。又斬  
 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  
 盡戮女。女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為國禦圍。又召其  
 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  
 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吏民懽呼。浙自是無警矣。當張疏

再上

上大悅進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監司而下遷  
賚有差而禡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為當云鳳洲筆記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時

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京邸訃聞

張居正卒

上大震悼

兩宮聖母

上潞王賜賻優厚贈上柱國謚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

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

詔太僕少卿于

鯨錦衣僉事曹應奎護其喪歸

上初重江陵

御札不名以後傳

旨批奏亦多不名而

羣臣諛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江

陵歿餘威尚存言官奏事欲稱元輔則碍新政張蒲州

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未幾而穢詈遂無所不至

矣

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楚濱翰林一大

僚為記贈之而給事李某者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

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人至四五矣徹侯緹

帥延飲必上座衣冠躍馬揚揚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

敗遂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



拾矣。

朱正色爲江陵縣令，朱倜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延譽，行取。朱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僊，卽精靈也。從僊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狠敗類。

出小品

相傳：神廟宮中，自號禹齋，故己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粹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

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駭乃爾。所以讀書人宜有分曉。

出小品

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誌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禮，延之上坐，旣別，致書不荅。考之江陵集中，荅書甚詳，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卽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殺楊焦山、沈青霞，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趙文華結構，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擯，出其報復者固多。然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人皆推之分宜，又如嘉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推之新鄭。萬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

推之吳縣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其風稍息而有亦不盡免者品出小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為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偽疏為士期筆密白操院胡櫛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即寘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笞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舍至食衣襪乃死宗武由是躡少叅且陪推巡撫矣江陵敗臺省論宗武永成廉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讜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快切兩觀之誅今復遁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舐痔邪臣反藐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效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錘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尸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襪之報也殺已

皇明從信錄

江陵相才  
儘好相業  
亦可觀而  
相量不足  
必欲權自  
已操名自  
已立遂使  
崖岸偏窄  
稜角峭厲  
休休之度  
無聞焉然  
使十年之  
間朝野振  
頓清肅無  
頹廢汗濁  
之象此其  
所不容泯  
滅者

子者殺人子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  
正相當云。出漫錄

宰相具慶者，最不易得。唐惟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

熟嚴養齋訥，興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出史料

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胺軍膏。

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

金版六發，是其本業。率不能句。况于屈首受書，而練于

當世之務乎。不知此三者，文武寔共之，而文臣尤甚。武

弁流而為三者，皆文臣先之也。出小品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

大貞

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

上街自鬻，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

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

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

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

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

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死。出小品

是年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方懸購，會

逞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

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二奴，勾北虜。

大節

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始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奪貢勅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娶仰加奴卯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慌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脩怨會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于白虎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刺江上夷與虎兒罕構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翔不受鈐束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

王台死

上嘉台忠特賜諭祭給采幣四表裏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馬兔早歿康古陸台奸生子爭分父業爲虎兒罕目攝亡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姐又北關二虜妹也而故西虜壻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寔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

按女直千古爲肅慎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今稱女直略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卽今

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日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寢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爲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陞晏然。耕牧三十年。台有力焉。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强卒。謚文莊。

癸未

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庶吉士二十八人以吏侍陳經邦禮侍周子義教習之李廷機姜鏡劉應秋史夢麟周應賓鄒德溥姜應麟葉向高郭正域徐大化王士崧梅國楨王士琦梅守峻徐應聘梅國樓梅鷓祚文聲最著而葉李方朱涂張

位至台柱

出三元考

時申玄渚張首岑並舉南宮魏見泉條陳時事因言  
 廷試閣臣為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後方可預試蒲州  
 不悅見泉貶外李修吾救之亦貶有請于文定者曰近  
 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率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摘  
 及者以此為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獨見泉奮言之  
 比得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李修吾抗疏固爭竊以  
 為此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  
 真能優容願熟思之文定曰君言固是第有張老先生  
 主裁吾不得而強也無何蒲州憂歸文定日以魏李二  
 君為念比孫月峯在選司文定與商之即日具疏見泉

轉南吏部修吾轉南禮部一時翕然稱相度平而見泉  
 尋進光祿丞比修吾考滿至京文定復為言諸吏部擢

山東僉憲馴至大用出漫錄

加上

加上徽號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 仁聖上加康靖 慈聖上加明  
 肅。

六月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為職  
 然必其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為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  
 以大用顧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者有慷  
 慨激烈因事而效節者蘊藉之士猶可以養重處安而慷

大關係奏疏

慨之士。則每每承嚴謫。蹈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復故物者。適幸而已。故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獎賞而優待之。乃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為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自保。

皇上憫其無罪。還之舊官。海內喁喁嚮風。翕然誦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茹痛已深。不宜但叙年資。僅從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及近日御史曹一鵬。又請優擢。揆之公論。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印

信。缺官掌管。合無 敕下吏部。將吳中行。量陞右春坊右

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其右春

坊印信。即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 聖明

裁斷。綸屏  
奏草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敬民。

懇減織造。以寬民力。邸疏

八月。

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等報稱隴川岳鳳。勾引緬甸莽應裏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因夏月瘴發。



潞江難過暫將兵象收回候秋復來

上命彼處鎮巡官嚴謹隄備一應募兵操練分布防守事

宜着實舉行邸報

皇長女誕生

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愈多則愈浥爛而太倉

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

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閣臣申時行等

因言議折三分之一原非全折又止議暫行亦非常折于

理財經國之務似在可行但欲行三年則為期太遠本

色太虧臣等仰體聖意請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奏議

十二月

上方修省靜攝給事鄒元標御史范雋建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李九我廷機庚午解元主考者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

賓轉館於董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直以狀

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祚第一而李居

第二有意乎無意乎二公皆清品正未可甲乙也出漫錄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

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援虜稍却阿

阿台死

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此逆，雖在遼禍未怠，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聲遠、勘前後功次，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郊廟錄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廕。加成梁祿米歲百石，梟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遼去一蝨賊云。初，梟自恃黠，慧剽悍，精日者術，度出亡未即死，然旋至台寨就縛矣。梟

王果絕

以屬夷殘戮邊吏，至磔尸剖腹，誓不畏漢法。自取誅夷宜

也。女直考

時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兔，恍惚太等騎，可萬餘，矚猛骨字羅，并虎兒罕子，夕商日，尋于鬪。時遼鎮已勦，王果遺孽阿台，總督侍郎周詠因念夕商弱，猛骨字羅嗣立，衆未附，請加敕，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奴、仰加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字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挾請貢勅，乃密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上，先期命叅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隅伏。因遣備禦

霍九臯往諭約軍中日如虜入圈聽撫則張幟為號案甲  
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如今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  
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圈門頗橫恣目白虎赤  
劍砍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  
餘於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  
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殲焉共  
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協攻獲級千二百  
五十二捷聞告廟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警服台子孫  
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  
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互商數入威遠

靖安堡而那林孛羅尤狂諄挾索貢款如二奴時海西女直考

封國

建第

甲申

萬曆十二年

五月。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有。欽定。應建府第。未見。題請。於是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以昭盛典。

故臣張居正蒙旨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乃其

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乞。聖慈保全餘孽。

帝憫之下。明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聽審的。撫按官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意。該部便行文與撫按官知道。欽此。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五  
六月御史沈時叙陳性學蔡時鼎各疏論大學士許國乞  
休

上命擬溫旨慰留。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擬旨慰留。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  
戰。屢立奇功。夷虜憚其威名。封疆賴其保障。衝邊大將。難  
以輕易。

皇上推心委任。獨斷不疑。深得用人之體。仰惟 聖見允  
當。不勝欽服。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

善旋

為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功名已盛。寵祿已

盈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挹損。而求免于疑忌。在

國家之體。亦宜稍為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

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栢。止任裨

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

口矣。

綸扉  
筭草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祈。給餉稍遲。誠為

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設處。豈可遽殺

人行劫。叛入猺峒地方。蓋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眾。驕悍

難馴。養之則易。情約束之則易怨。適聞廣東餉厚。遂欲

議處廣西  
兵變

叛散而歸以稽餉為名定非有累月欠糧逼迫無聊之情也既已背叛自干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亡非盡周祈之罪也若因此一事既拏知府又拏守備兵備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呼噪將來司府官員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非獨平樂一府廣西一省即今九邊軍士數十餘萬其軍餉支放不等有後月支前月者有後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軍士效尤而起督撫皆束手蹙頰恐生意外之變必務為姑息苟幸無事將有紀綱倒置之患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

慮哉周祈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驕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臣等受

皇上重託不敢不為邊疆計為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祈之心則臣等願伏斧鑕萬不敢也合無將周祈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隆葉朝陽免其拏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為妥當也

出奏議

十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有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續該諸臣論奏不能深惟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

詆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奉旨便會官廷議歸一來說不必紛紛具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德音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戶耶

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然故其爲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爲有門戶哉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爲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曰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聖賢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

皇明後集 卷三十五  
朱與陸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讎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爲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學洽聞。以爲學。而究其實。得往往狂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併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爲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

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

綸扉  
筭草

是年。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乙酉

萬曆十三年

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碁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用者。茲因鍊言，特賜停減。奏議

時民間苦旱。

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

七月，聖諭云：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饋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昨者南院御史貪肆，已着重處。近聞賊吏濫受詞狀，多問罪名，賊罰之入者。

多半充私囊。方嚴旨切責。今後部院大小臣工。及在外撫按司道等官。務要潔已奉公。不得仍前沿襲舊套。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八月、慈宮完美。宸衷悅懌。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還御新宮。

定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張一桂、洗馬陳于陞、應天諭德于慎行、李長春、浙江修撰孫繼臯、刑科右給事常居敬、江西編修余孟麟、吏科右給事葉時新、福建編修黃洪憲、兵部主事蔡文範、湖廣檢討張應元、禮部員外李同芳、河南禮科右給事陳大科、吏部主事鄒觀光、山東兵科右給事

王三餘、禮部主事孫承名、山西吏部員外王教、刑部員外魏允孚、陝西禮科右給事田疇、戶部主事蕭良譽、四川兵科右給事唐堯欽、刑部主事王德新、廣東吏科左給事楊廷相、兵部員外江鐸、廣西工科給事中張棟、刑部主事林兆珂、雲南吏科給事中楊文舉、戶部主事彭夢祖、貴州工部員外周夢暘、刑部主事熊敦朴。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存二三。

九月、湖廣巡按御史論同考推官李槃、侵各試官權。多取中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裁阻。得旨、槃降級、同芳

哥俸三月

是科鄉試各省解元順天張紹魁應天周繼昌浙江馮燧  
江西熊尚文福建李光縉河南駱思驥陝西米劭廣東何  
豸廣西唐世堯雲南莫與京貴州蕭重望後俱中進士共  
十一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十月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  
人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剿兵部題  
覆行令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報邸  
當是時

上勵精勤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擯棄

盛政

諸臣于要地并及先朝言事者而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  
爵遂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置冠  
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

主上勵精天下懸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盛盡天下稱  
賦差煩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為未知能如願否耳

至日觀者擁道路更相傳曰若知海都堂今已來乎旋

以為南吏部侍郎公具疏辭遂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

墨為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欲

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閣大臣及

數語已見  
擔當

治安要机

懲貪所以  
安民

浹歲三遷

說盡敵習

視南猶北

鐵石人

歸本于君身疏甫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  
 遷皆特簡也南京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  
 稱獨坐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為尊重他吏治  
 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即京中人從來  
 未知右都御史為誰氏况其行事乎瑞以為御史職刺  
 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為約  
 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即論一人至  
 逮訊褫職又有一御史為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  
 之曰爾等亦聞壓得倒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  
 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

令以人行  
以靜鎮勝  
物

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為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  
 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  
 丞郎無不凜凜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為大宴  
 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屐頓絕往時城社豪猾  
 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  
 已忠介  
傳紀

房寰為南直隸提學御史凌士納賄恣睢狼籍吳人號  
 為倭房公而擬阿房宮賦以志恨寰故知瑞嫉貪不少  
 借疑將發摘者逆為疏劾瑞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  
 供職寰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

辱國極其詆誣，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代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污狼籍，私橐巨萬，談者欲吐視同臭穢，聞海瑞之風，宜媿死無地矣。乃強面目而反噬之，且天下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享貪饕之利，而反笑瑞爲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

陛下幸察，後寰大敗露，罷職，又以侵官地至削籍。

海忠介被論，李晉陽大武時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以非言官，不果。後諫臣聞之，偕同年訪晉陽邸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示擊節稱善，遂採其十之六爲疏。以上出漫錄

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蓋城垣尉卒乾沒其中，而豪家爲影射，紛不可詰。瑞力爲正，使官民不相擾，倣清丈田法，以區畫而節疏之，無敢恡占，無或偏累，爲簡可照煩冊，以便遵守。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而僉都御史閩人王用汲入視葛幃，徹簾，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

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盈兩岸，無隙地。雨泣動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詔贈太子少保，加祭二壇。諭文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禋身。視斯民由已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廢，乃浹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

哀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釐弊。若金在冶，雖百鍊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特頒祭葬，爰賁始終。賜諡忠介，遣行人許子偉葬。瑞于瓊之濱，涯山。

黃秉石曰：海公撫吳之德惠，世以方周文襄公忱然。周公在吳，二十有二年，蓋熟吳事如家事，而長養之若子孫矣。乃海公僅九閱月，其久近如此之懸也。無論其清絕不及也，又以公廉威方顧太康佐，然太康得君如此之專也。總執北臺，握天下權，其謫遣御史二十人，降九人，黜三人，皆奉行特旨，莫之訝焉。公豈有其勢哉？公有

纖塵不翳之明，有萬夫莫當之勇，有萬物並育之仁，其氣骨得之天，其識力充之學，真所謂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而獨立乎宇宙者也。設也以公都大柄，歷年所如文襄太康時，其所成就，吾不知其當何如矣。

又曰：余時初束髮，歲歲讀書南京，故能得其詳。乃諸生羣謁公，余尾其後，見公頤然而長，方頤豐下，耳雙垂，容藹可掬，而青紗織金服，前後襟如，乃知危冠敝袍，世人傳之過也。時忽傳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園為祟。

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小

說家傳宋包孝肅事，多依托鬼神，想此亦傳聞之類。出忠

介傳後記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是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溺之日已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紀錄彙編

丙戌

萬曆十四年

正月六科查參考成本進覽奉

聖旨着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惟考成之法。所以稽查勤合。催督未完。自

皇上登極。允輔臣居正之請。行之十餘年矣。初年類叅常一二百件。摘叅常四五十件。俱不過罰治節年奉過。明旨歷歷可查。近年以來。伏覩

皇上治尚勵精。政先綜覈。在外撫按官廩廩奉法。不敢怠荒。今次六科本相類叅。不過四十件。摘叅止五件。則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比于先年。不啻倍蓰矣。其間所以不能

論考成



皇明後集卷三十五  
三十  
盡完之故則請爲

皇上畢陳之如催徵錢糧一節若使地方安靜年時收成及事簡民淳賦輕差少州縣錢糧易完官府易催如此而有拖欠不完者此有司之罪撫按之寬縱也至于水旱災傷去處及差繁稅重疲敝才頑地方該部以起運錢糧不肯議蠲有司以庫藏空虛無從措處多加捶楚則無辜就斃有如近日方復乾以酷被論者過于嚴急則民多逃竄有如近日劉審問以逼民被論者撫按既欲爲國則務安民欲安民則當斟酌緩急以寬有司之罰故錢糧非不徵當以漸而徵非不肯完勢不能速完也今以錢糧不完重

捕盜

處撫按則撫按別無計策惟參論有司有司別無計策惟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蠱起此臣等所大懼也又如捕獲賊犯一節每強盜一起多或二十餘人少或十數人及事發捕獲豈無逃脫者亡命之徒四散奔逸潛踪隱跡無人識認即使朝廷之力不能得之于四方而况撫按專駐一方豈能摻之于別省若以此重責撫按亦不過嚴督司道比較州縣甚者即加叅劾司道州縣官亦別無計策惟憑應捕人役將平民拷逼承認抵數報完無辜被寬致傷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若官在地

提問

方人證一拘而集可以依期完報其間有陞任遠處黜回

原藉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及例應駁問者文移往返又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促了事又恐有鍛鍊文致潦草踈略之弊此亦非治體之所宜也以上三事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如此且撫按官既蒙皇上委任付以地方之責使罰當其罪彼亦輸服無辭若推抑太過則何面目立于司道有司之上凡事只務速完苟免參罰將來政事龐雜法紀隳壞非細故也臣等之愚以為

皇上所以警飭臣工肅清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事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過求若臣等姑息苟且壞

老成至論

請升儲

朝廷之法萬萬不敢也竊謂今次罰治仍照節年明旨

為當伏乞

聖明裁察不勝幸甚

綸扉奏草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

冊立

東宮疏曰竊惟國本係

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仰惟

皇上受天眷命纘

祖洪圖德澤浹于寰區嘉祥鍾于胤

嗣自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

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

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祖

宗朝故事

宣帝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

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

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為皇太子，尚未周歲也。蓋冢嗣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冲年胎哲，所以端蒙養之功。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睿齡漸長，陽德方亨。冊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

皇上祇率祖宗之舊章，深惟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吉日，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睿體克寔，次第上請，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甚。

甚升儲彙錄

升儲第二

輔臣申時行再乞宸斷冊立東宮。疏曰：先該臣等以元子睿齡漸長，宜早正儲位。具疏陳請，伏奉聖旨：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欽此。竊惟冊建儲宮，國家大典。

委夷宛巽  
得告  
君之体

皇上特以元良之重，故謙讓而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煩，欲從容而少待。聖謨周慎，聖見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但臣等葵藿微忠，芻蕘末慮，尚有欲吐而不能自己者。自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若成周。蓋自孩提有識，而已備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何者，以少成若性，胎哲自初，不可不早建而預教也。本朝列聖建儲，

多以冲年。定取法成周遺意。臣等前疏已備言之。今元子方及五齡。雖未甚壯。然比之宣孝兩朝。寔已過期矣。如欲修講學之故事。備朝賀之盛儀。則恐嬰弱之年。勤勞未習。臣等豈不知仰承聖意。愛惜睿體。今但舉行冊立之禮。在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不過一受朝儀。不甚煩勞。不甚久而名號既正。則千萬世之統攸歸典禮。一行則億兆人之心斯慰。此臣等所以不避煩瀆。而再有懇祈者也。伏望

語語真實

皇上念主鬯承祧之重。為久安長治之圖。先議冊立。以正儲位。其講學等儀。遵奉明旨。少俟二三年舉行。

則 詒燕之謀。保愛之道。兩得之矣。升儲彙錄

聖諭閣臣云。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非為冊封。以責言官。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于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升儲彙錄

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克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弟宏道。中道俱進士。有才名。履道致道俱庚子舉人。亦雋才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內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

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音楚

上不憚置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為第三弘志  
巡撫應龍子年少策奇麗而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  
橫者大臣恤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上神明且得人也

選庶吉士李啓美等廿二人先是言官請每科考選庶吉  
士其選數與留數俱不必多得旨如請故止二十二人

蓋少四之一矣薛三木王圖蕭雲舉袁宗道全叙俱以  
文名而薛官至尚書吳至右都御史

俱三元考

災異陳言

輔臣申時行等疏曰竊見連日以來塵霾四塞多風少雨

陰陽失調臣等寔切憂惶莫知所措伏蒙

皇上特頒宸諭深詔有司欲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  
天災之寔此堯舜憂民禹湯罪已之心也臣等淺見寡聞  
不能奉宣德意仰贊下風乃茲欽承聖諭責臣等以

進言葵藿之衷敢不罄竭竊聞漢臣有云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

而不盡蓋言三代之所以保固邦本享國久長者惟在順  
人情之所欲而去其害也臣等反覆思維方今安民之要

亦不出此聖諭所謂妨害民生者不少今請得而略數

王道在順  
欲去害

之。一曰催科急迫之害。夫賦稅有定額。輸納有成規。催科安可已也。數年以來。亦少急矣。或見徵帶徵。併督于一歲。或本色折色。並徵于一時。有司畏懼查叅。惟圖避免。生息休養之無術。而鞭笞捶楚之日聞。民安得不困乎。竊以為宜令司計之臣。稍寬文法。查參以見年為率。帶徵次之以起運為率。存留又次之。分別重輕。酌量緩急。庶幾催科中有撫字。而民受一分之賜也。二曰徵派加增之害。夫國費有經。民力有限。譬之負擔。力任百斤者。不能任一石也。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已。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柴炭之類是已。方今財訕民窮。

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竊以為宜令各該衙門。漸次節縮。因事而增者。事已即裁之。不足而增者。稍足即罷之。嗣後更不加派。如此而民力可少蘇也。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夫兩造聽訟。期于分辨曲直。理枉伸冤已耳。近來問刑及查盤官員。或濫受詞訟。或多入罪名。有一詞而破數家者。有一事而累數十人者。甚者立斃杖下。瘦死獄中。無辜之民。良可矜憫。宜令法司行各該撫按。及見差恤刑官員。必使冤獄得伸。覆盆獲雪。有司受詞問罪。各務公平。無以賊罰積穀為詞。因而鍛鍊科罰。如此而民命可全也。四曰用度侈靡之害。夫一人耕織。十人聚而衣食。

之。欲無飢寒，不可得也。况今十人作之，一人用之，作者愈勞，用者愈賤，欲無匱乏，其將能乎。今貴臣大家，爭為侈靡，眾庶倣效，沿習成風，服食器用，踰僭凌逼，此耗財之尤者也。宜令禮官申明舊制，務挽弊習，大小臣工，悉尚簡約，尤望

實政

皇上以身率先，克儉如夏禹敦朴，如漢文躬浣濯，納敝垢。如我二祖，諸凡用度，悉從省約，如東南織造，袍服再加量減，江西未完磁器，悉與停罷，使天下曉然。皇上德意，必有不令而行，不嚴而化者矣。其他妨害民生之事，不可枚舉，然皆言官所嘗敷奏，該部所嘗題覆，明

議論

旨申令，不啻三五，而民生卒未能安治，效卒未能睹者，何哉。蓋其說有二，曰議論不一，曰詔令不行。斯二者，非獨民生之害，害且在國家矣。夫臺省之臣，職司言路，豈得不指陳時政，條奏便宜。然或有意見稍殊，而行多窒礙，及言詞甚善，而業已施行者，部院即當斟酌，可否分別從違，可行則行，當止即止。今乃重拂其意，輒為之詞，明知其見行也，而請旨申飭，明知其難行也，而下撫按再議，徒使文書旁午，郵傳紛紜，政令無常，觀聽滋惑。有司勾較簿書，酬應上官之不暇，而暇求民疾苦，修其職業乎。此議論不一之患也。人主之令，堅如金石，迅若風霆，書曰：令出惟行，弗

厭太云

惟反蓋言重也。今明旨非不森嚴，而人情猶復玩愒，常禁饋遺矣，而饋遺之故套尚存。嘗懲貪墨矣，而貪墨之餘風未殄。即輦轂之下，令且不行，而欲使薄海內外，不應而後志也，不亦難乎。此詔令不行之患也。竊以為欲議論之一，則題覆不可以不慎。欲詔令之行，則查參不可以不嚴。伏望

真清煩疏  
過之緊着

皇上勅諭部科自今條陳章奏。旨下部院，或事在見行及難行者，不妨停寢，毋得遷就題覆。諸凡奉旨嚴禁，或令部科查參，或令該科記着者，如有故違，即行參奏，毋得徇情容隱，則議論可免于煩多。詔令不至于壅遏，法度

墾田

日舉政事日修，由是而民生可安，天下可治矣。臣等又惟天下之事，有害在一時而利在萬世者，有始若不便于民，而終則大為民利者，凡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惟在較其利害之輕重而致行之，則今墾田之說是也。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思所以生之，則思所以節之。今國家歲費無涯，既不能節，而戶口逃亡，日衆田地荒蕪，日多，民無餘財。地有遺利，故莫若與地之利，以助民之財。此則建議者之初意也。譬如富民之家，苟有尺寸之地，亦必使種蔬樹果，以資日用之需。况于畿輔之區，荒閒彌望，而顧弃之不耕，廢之不用，徒使勢力之家，占為己有，而不佐公家之



人言公相  
度有餘相  
才不足只  
此陳言一  
疏其才同  
自有勝人  
者請優叙  
吳中行等  
疏中有云  
有蘊藉深  
沉待時而  
致用者蓋  
公自寫照  
也  
三不便無  
道情矣

急利不在。國又不在民。豈不深可惜哉。但近水之處。欲  
建堤岸。欲疏河渠。則必少用民力耳。夫水利田土。皆州縣  
有司之事。按大明律。荒蕪田地有罪。失時不修。隄防有罪。  
令以荒蕪不修。謂之便民。以墾田與利。謂之害民。不亦左  
乎。然而爲此說者。其故有二。北方之民。游惰好閒。憚于力  
作。水田則有耕耨之勞。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貴勢有力之  
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而坐收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  
成田。必歸民間。必隸有司。使坐失已成之業。不便二也。然  
以國家大計較之。則不便者小。而便者大矣。晉成化中。議  
開通惠河。京師訛言。至以爲黑青之應。遂命停止。嘉靖

初始復開濬成之。至今爲利。臣等以爲墾田之舉。但宜斟酌  
地勢體察人情。其沙灘不堪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黍  
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爲雇募。如滹沱等河。旣難  
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爲謀國之長  
策。若以此爲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爲然也。伏惟 聖

明裁察

綸扉  
筭草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在北直則有真順廣大等府。  
在河南則有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西則有太原  
平陽等府。在山東則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有延安  
臨洮慶陽平涼等府。俱以異常旱災報者。在江

皇明後集 卷三十五 二十九  
西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等處，在江南則有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北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常水災報者。此皆國家輿區邊腹重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而橫罹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閣臣請急安撫流移，禁戢攘奪。邸報

十月，閣臣王家屏守制回籍。

邸報

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蓋蘇紫溪濬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鷄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羣呼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蠃。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巳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早兆

論濟荒理盜

丁亥 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及東阿陽谷等各州縣約有二三千人、招集亡命往來密謀、期以舊歲迎春日、據城舉事、幸有夥賊一人出首、當即擒拏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因勘數未的、先行揭報、看得東昌與臨清相連、乃南北咽喉、糧運必經之地、若果有變、即道路阻絕、糧運不行、關係非小、幸賴

皇上威靈、撫按道府俱各盡心任事、隨發隨捕、未至猖獗、此誠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但今年歲荒歉、人民流離、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五 四十一  
然前。勅旨申嚴保甲。緝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  
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頃者  
見本之言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  
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  
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枵腹如故。  
朝廷焉得人人而濟之。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米穀灌  
輪。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  
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朝廷視之。莫  
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為變。

痛言

若禁遏糴。不急講平糴。則商民必致于交爭。而其害仍歸于民。何也。商不願繼此來也。

請舉冊封大典

也。臣等以為宜禁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各該地方。聽商民從宜糴買。河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于河南。各撫按官。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或于各布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則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糴。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皆有仰給。或不至嗷嗷待斃。洵洵思亂也。若夫挽回和氣。聯結人心。又有根本切要事宜。容臣等深思極慮。另行陳請。奏閣臣申時行等。恭請宸斷。並舉建儲封王吉典。疏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為

皇上親灑宸翰諭示臣等。明旨昭然布告四方。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爲此紛紛以故逡巡待命。踰年於茲矣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蓋聞自吉帝王或遇天象有警民生可虞則必深思遠圖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儲闡封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陳其說夫國家有大綱常若父子兄弟倫序一定而不可易者是已有大典禮若建儲封王彝章具在而不可廢者是已。管我太祖高皇帝三年四

發端妙

月之詔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大哉。聖謨其爲綱常典禮計至精至備真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不違者伏惟

皇長子聰明岐嶷睿質非凡前此誕生之年即已詔告寰區奏聞郊廟今屆六齡矣天序旣已默定人心又皆翕從此聖祖所謂宜正儲位者也又惟皇第三子祥

徵良索序屬宗盟雖未及勝衣趨拜之年亦已有礪山帶

河之重此聖祖所謂宜封王爵者也查得本朝故事

成祖以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英

宗以天順元年立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世

稱引核

皇明後傳金 卷三十五 四三  
宗嘉靖十八年。東宮二王俱在幼冲。亦同日受冊。載在寔錄。歷歷可考。臣等繹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皇長子宜正位東宮。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言成周之盛也。今七鬯有歸。磐石有輔。長幼之倫。旣正本支之傳。益隆在祖宗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燕喜。

風勸深

皇上春秋鼎盛。而膝前皇嗣一已升儲。一已受爵。子貴則父益尊。後昌則福益大。在

皇上聖衷。豈不悅懌。且使內而六宮。外而百官。遠而四海九州。六軍萬姓。無不歡欣踊躍。其以慰安人心。斡旋天意。豈曰小補而已。臣等職在輔弼。國家休戚同之。故綱常一日未明。典禮一日未備。臣等之心。亦一日不能自安者。故敢不避煩瀆。輒效其愚。伏望

皇上俯察邇言。蚤定大計。將冊立冊封吉典。及時舉行。

不勝幸甚。

升儲彙錄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命擬勅加恩總裁纂修等官。

八月。

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門暖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

等深思詳議來行。今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雖有蠲賑。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囊橐。又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干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冤獄。以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的來看。欽此。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曰。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注。下徐邳會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則運道塞。此咽喉命脈所關。最爲緊要者也。先年河嘗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流。

糧運無阻。故近年以來。惟見下流之通。而不虞上流之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疎弛。堤岸卑薄者。間亦有之。今年河流散漫。自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正流不下。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查得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旣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衝安平曹濮。又在山東。各該巡撫。雖已委官相視。畫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痛癢不相關涉。萬一推諉。

必致誤事。臣等愚見謂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河南等處踏看決衝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調發。期以初春起功，夏間畢事，即伏秋水發，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患矣。奏議

十一月遼東三面皆虜，四時皆防。于九邊之中，最爲勞苦。爲遼東撫臣者最難其人。顧養謙以邊才推用，撫遼二年，整飭邊務，皆有調理。能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共保衝邊。故虜騎入萬闖入城堡，晏然無恙。才績著人耳目。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二奴侵凌海西。

其勢日強，養謙成梁恐他日爲開原之患，故力主勦。具題請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屬官異同其間，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參論宜降調以示警戒。而天威嚴重下，旨拏問科臣彭國光爲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已自明白

上欲置干理，閣臣持不可。因言二奴未嘗入犯，開原未嘗被兵，原無失事。其請勦二奴在先，參論王緘在後，原無推諉。科臣所言與彼中情事全不相合。若遽將養謙議處，則邊臣聞之，皆將避怨畏禍，不敢主張一事。參論一人營營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緘下鎮撫司勘問，招稱先年



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

上怒命遣兵備任天祚與宿振武等質對閣臣復疏曰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明邊方御夷勦撫不可以不慎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爲患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杲獻俘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旣死王杲之子連結仰逞二奴爲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杲之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虐害于是李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其事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其理甚明據王緘招內亦云屢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達子則緘亦已

禦夷妙策

知二奴之不當撫矣而又不不言勦其言似持兩端此所以致巡撫之參也若王緘自明其無他原未失事以祈

帝上寬恩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驅除兇孽爲貪功以斬馘夷衆爲妄殺則朝廷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爲不可也且王緘自以兵

備官員不與調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面質一

以爲有。一以爲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

項功次查勘明白然後真偽始明功罪始定顧臣等猶有

不可不勦

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爲難九邊將官忠勇獨李成梁爲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

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至云耕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萬無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為妄以其報國之忠。為欺。則邊將墮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勦邊臣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為害豈淺淺哉。今任天祚已。考察降官。宿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

不可不慮  
但勦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人之偏辭。多生枝節。盡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材至難。伏望

皇上特賜體察。止寬王緘。不究往事。尤為妥當。伏候

聖

明裁奪。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熙聖學。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曾再。御日講。于是述。太祖高皇帝

皇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懇祈

上仰法。二祖。則德茂業崇矣。

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頸下有白鬚。竟

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年戊子

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杭州保俶塔山後積

樞。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出小品

請勤學

異鳥

李見羅林撫鄖陽改叅將公署為書院十月初二日起  
 工是日叅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離城六  
 十里之遠河舖方有忿言米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  
 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  
 逼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  
 銀四千二百兩克賞次日米入城鼓吹鏡炮過軍門履  
 任釋戎服晉見仍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  
 過追改者再仍收城外鎖鑰李隱忍從之後閱操行賞  
 米即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見米即云各官兵將擁汝為主帥米大怒擁

定變者才  
服衆者氣

米惡極何  
以漏誅

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  
 敢丁小懲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  
 仍杖殺梅林王所等事得定紀錄彙編

是年那林孛羅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餘騎急攻把大寨我  
 兵往援圍解而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  
 虎兒罕歿即來歸已併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猛骨  
 孛羅互商鼎立至是以讐虎兒罕故甘心互商為北關內  
 應因約互商叛夷阿台卜花反攻互商擄資畜而猛骨孛  
 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互商妻協謀誘殺開原  
 兵備使王緘乃檄參將李宗召會游擊黃應魁勒兵執溫

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猛酋携釋之止囚康古陸胥命而猛骨字羅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反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守恩奏革猛骨字羅勳爵劾緘玩寇釀亂上遣緹騎逮問奪職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五

